

Rosa Luxemburg
Leben Werk Wirkung



永远的鹰

——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

.....
【德】迪特马尔·达特 (Dietmar Dath) 著

金建 译

人民出版社

Rosa Luxemburg
Leben Werk Wirkung



永远的鹰

——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

【德】迪特马尔·达特 (Dietmar Dath) 著

金建 译



责任编辑:刘可扬
版式设计:严淑芬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鹰——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德]迪特马尔·达特 著;金建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

书名原文:Rosa Luxemburg: Leben-Werk-Wirkung

ISBN 978-7-01-015350-6

I. ①永… II. ①达… ②金… III. ①卢森堡, R. (1871~1919) —生平事迹 IV. ①K835.1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7201号

永远的鹰

YONGYUAN DE YING

——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

[德]迪特马尔·达特 著 金 建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98千字

ISBN 978-7-01-015350-6 定价:2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序言：罗莎·卢森堡的遇害与不朽	1
-----------------------	---

生 平	7
-----------	---

生于边境、走向柏林（1871—1899 年）.....	7
-----------------------------	---

反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世纪之交）.....	16
-----------------------	----

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大家庭的一员	
-----------------	--

（1900—1903 年）.....	19
--------------------	----

组织规划生活和工作（1903—1904 年）.....	24
-----------------------------	----

俄国 1905 年革命	27
-------------------	----

罢工理论和党的培训（1906—1907 年）.....	35
-----------------------------	----

另一段爱情：科斯佳·蔡特金	39
---------------------	----

试图阻止战争（1911—1912 年）.....	43
--------------------------	----

分析家、调转枪口（1913—1915 年）.....	47
----------------------------	----

从尤尼乌斯到斯巴达克（1916—1918 年）.....	56
------------------------------	----

1918 年：德国革命	63
-------------------	----

1919年：失败和遇难	69
著 作	76
导论：在马克思主义正统和创造性预言之间	76
非爱国者：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 新潮流和波兰的工业发展	80
论战者：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的失败——《社会 改良还是革命？》和《民兵组织和军国主义》	87
为罢工而斗争：《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107
什么是平等？《妇女选举权和阶级斗争》	116
国际主义和战争：尤尼乌斯小册子《社会民主党的 危机》	124
主要著作：《资本积累论》	141
影 响	151
充满激情的矛盾	151
“卢森堡主义”：斯大林论战及后果	155
美丽尸体的暴动	159
罗莎·卢森堡，解构主义者？	162
没有尽头的马克思主义	166
生平年表	169
人名译名对照表	173
参考文献	181

序言：罗莎·卢森堡的遇害与不朽 [7] ①

按照刽子手、帮凶和同谋者的想法，被逮捕的罪犯的临终遗言应该是血腥恐怖的哀嚎才是。最后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我没有用枪射击，而是发布命令，我只推了推卢森堡女士。她倒下去了，或者不如说是佛格尔中尉踢倒了她。她马上被拖到已经准备好的汽车里面。我并没有押着卢森堡女士，押着她的是德莱格、扬什科夫和佩施尔他们。我认为，佛格尔中尉没有帮他们。我本人也没有伤害卢森堡女士，只是轻轻地推了推她，以便实施由我发布的命令。长官威胁我，如果我不下命令的话，我自己

① 方括号中数字为原书页码。

也必须得死。在押运途中，克鲁尔上尉跳到左边的踏板上，在到达纽伦堡大街时，一枪打中了卢森堡女士的脑袋[……]。然后，运送人员也说：‘哦，荣格，那个卢森堡，那头老母猪，还在蠕动呢。’我问道：‘啊，你们为什么要把卢森堡女士扔到水里去？’佛格尔中尉回答：‘这头老母猪再也没什么用了。’”（引自 Wiegand，第 123 页及下页）

就在喧嚣前不久，1918 年在战败的德国，面对对自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革命者煽动杀戮的指责，罗莎·卢森堡做出了回答，并预感到将会发生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急切地需要今天的恐怖活动和无



1971 年民主德国发行的罗莎·卢森堡诞辰 100 周年纪念邮票。

- [8] 政府状态：这就是资产阶级先生们，他们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寄生虫，他们为自己的财产和特权、为所有权和统治权而战战兢兢。他们将虚构的无政府状态和政变嫁祸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便在合适的时机通过他们的代理人煽动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以便扼杀无产阶级革命，让社会主义专政在嘈杂中毁灭，在革命的废墟上建立资本的阶级专政。”（W4，第 413 页）在同一篇文

章当中，人们还读到，参与这种“反革命的围猎”的，不但有真正的前线战士和志愿兵，而且还有卢森堡所称的“不独立的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喉舌”《前进报》的呼号呐喊；围猎成功了。

但是让猎物闭嘴，这对猎人却非幸事。

21 世纪初，左翼党刚刚从遭受最大打击中复苏过来，研究其最新著作的学者，可以感受到卢森堡的思想无处不在。有时她的想法以及她的论证甚至比她的受难史更加令人重视，很遗憾，左派庸俗的思想懒惰者长期以来最喜欢的是她的受难史。这个女理论家思考自己最喜欢的事物——运动能够在哪里有所进步：例如，如果一位受到马克思影响的思想家，比如迈克尔·A. 勒波维茨，试图超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思考，如果他想抛弃晚年马克思根据他对结构（而不是对历史）的兴趣在资本分析中着重强调的依赖工资生活者的被动作用，那么他就接近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怀着或好或坏的原因长期当作“卢森堡主义”怀疑的 20 世纪的大部分思想。勒波维茨影响巨大的著作《超越〈资本论〉》的政治策略的核心就是基于以前的卢森堡思想：当工人阶级处于运动当中时，他们所犯的错误，比起最明智的工会指挥和党的正确无误更加“富有无穷无尽的成果”（这种思想有很多拥趸，比如在南 [9]

美和非洲，在痛苦的建党过程中，对我们德国人来说就是拉封丹、比斯基的“左翼党”带来的魏玛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最新的重生）。

但是，促使人们在今天还一再提出涉及卢森堡的问题的原因，不仅仅是同在马克思那里显而易见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主要矛盾相关的问题。而且，在并没有经济特殊性的地方，而是完全涉及全球范围的世界秩序问题时，人们也要寻求卢森堡的意见。比如时髦的批判全球化的畅销书作者安东尼奥·内格里、迈克尔·哈特，将卢森堡视为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相对立的理论家，认为她更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一方面罗莎·卢森堡似乎成了同第三世界的历史任务联系到一起的一系列希望的第一个宣告者，一种政治解放神学的宣告者；另一方面，这种政治解放神学以民族主义甚至民族解放主义的面目出现时，也努力引证卢森堡。因为在所谓“民族问题”的策略上或战略上，她一贯严肃认真——那些试图化民族主义的危难为有利条件，向大俄罗斯民族献媚的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害怕来自卢森堡读者的批判，它们轻视社会主义者早在卢森堡生前就不顾阶级问题提出的“民族独立”的口号。看到在苏东剧变之后爆发的返祖现象——民族冲突、分离主义战争以及种

族仇杀——的人，都要认真地思考一下，共产主义者们的政治行动是否可以不保留那些按照罗莎·卢森堡的建议最好应该及时铲除的一些东西。

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和平地达到目的，这似乎有 [10] 损罗莎·卢森堡至少是一名反战者的好名声，这与和平主义者不同。（如果只认识玛格雷特·冯·特洛塔 1986 年拍摄的电影中的卢森堡，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人们能够将这样一位女士看作一个煽动者和暴力传播者。）但是这却符合卢森堡好争论的个性，她拒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谋财害命，正像《圣经》里的预言家既温和又能发怒一样。

早在卢森堡被杀害一年之后，一位女地主以讽刺性的悼词对卢森堡的被害表示哀悼说，可惜卢森堡不是园丁，也不是动物保护者，要不然她和其他人就可以免受很多痛苦了。自路德以德语写作以来最能言善辩的辩论家卡尔·克劳斯铿锵有力地回答了她。克劳斯说，上帝想要保存共产主义的人性，“因此，那些肆无忌惮的无赖，不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因此，他们至少还有兴趣向他们的牺牲者宣扬道德，幽默地讲着关于这些人的笑话！想一想，如果卢森堡是动物园的看守，而不是当人兽的驯兽师，最终她被那些人兽所撕碎，那么，她所经历的一生是多么富有成果和令人愉快的啊。或者她是辛勤培育名贵

花朵（对此她比一个女地主懂得更多）的园丁，而不是做铲除人性野草的园丁，这种工作该是多么有价值 and 令人满意啊。只要放肆的行为还被恐惧所约束，这些想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克劳斯文集》，第16卷，第138页及下页）

道德和平主义者克劳斯实际上拒绝一切革命的政治的暴力，在这里他站在了这位改良主义的反对者的一边，因[11] 为他认为，能够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类，已经不能再相信其能够改良，对其不应当只是改头换面，而应当从根本上进行改造。克劳斯把卢森堡看作旧约式的惩罚说教者和穿戴上盔甲的道德主义者，因此并没有认为她不正确。

经过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的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苏东剧变，人们看到一种“历史的终结”的潮流，也是圣经式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争辩的结束，特别是一种“宏大叙事”的结束。历史似乎到达了罗莎·卢森堡以前面所引用的“资本的永久的阶级专政”来预先批判的状态（W4，第1页）。为了弥补随之而来的危机、贫困和麻木不仁，人们又再次建议小步前进，也就是一种新的改良主义。

罗莎·卢森堡是谁，她都思考了什么问题，对此人们的好奇不断增长，这表明事情还远未了结，还没有最终结论。

生于边境、走向柏林 (1871—1899 年)

传奇人物来历不凡，与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截然不同。似乎从天而降，既非在波兰，也非在德国，而是在边境，非法从东往西穿越，这位 18 岁的女革命者于 1889 年春，作为一位社会主义活动家，坐着干草车，偷偷经过层层关卡，踏入了这个世界。这就是传奇人物的诞生。

这个人物的出生日期存在争议，人们通常认为是 1871 年 3 月 5 日。出生地是当时隶属俄国的小城扎莫什奇。小姑娘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开始叫罗莎莉，后来叫



罗莎·卢森堡的父亲艾里阿什·卢森堡和母亲丽娜·卢森堡。

罗塞塔，又叫罗莎。她的家庭属于解放了的、身份上升的小资产阶级犹太教徒。她的父亲是木材商人艾里阿什·卢森堡，母亲丽娜娘家姓勒温施坦因。他们在1873年阖家迁往华沙。5岁时，罗莎莉患病，不利于行走，遵医嘱用石膏加以固定。整整一年，她都困在床上；影响行走的疾患还是留下了后遗症。肇因是传染病还是一出生就存在的

- [14] 骨骼疾病，这并不清楚。医学上的后果是一长串或多或少都不成功的治疗，因为那时候的整形外科还远未发展起来；社交上的后果是可以预料的其他孩子的嘲笑，以及对交际和习俗的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的根本上的陌生。这个未来的国际主义者和普世主义者没有形成什么对自己的根

的特别的归属感；不仅自身的经历，而且欧洲犹太教强烈的启蒙传统让她终生都同形形色色的族群意识、等级特殊主义和民族主义保持适当的距离。1880年6月中旬，她进入了华沙第二女子中学就读。上课用俄语进行，在家则说波兰语。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大多数革命者一样，作为学生，罗莎·卢森堡是努力和用功的。大众在想象中认为，他们肯定要和老师们起冲突，以便将来改变社会，但是她当时却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当然，学校里的摩擦传言在多年以后还是影响到她。毕竟她在16岁的年纪就加入了“无产阶级”小组，很快在学生中间进行社会主义的也是非法的煽动。干草车将她带出祖国，因为局势对她来说越来越紧张，在家乡受到的监控越来越严密；然后她到了苏黎世，1890年她在那里注册进入大学的哲学系学习。

当时我深深相信，“生活”，“真正的”生活，离我是那么遥远，在高高的屋顶之外。我一直在追随着它，但是它总是躲藏在某个屋顶的后面。^①

在那里，她遇见了自己的终生伴侣列奥（勒夫）·约 [15]

① 罗莎·卢森堡在给卡尔·考茨基和路易莎·考茨基的未注明日期的信中谈到自己在华沙的童年生活，引自 Hirsch，第12页。

吉希斯，他比她大4岁，是一个热情似火而又严肃认真的革命者，来自立陶宛的维尔纳。他背叛了自己巨富的犹太父母，自1885年起就参加了工人运动。同俄国著名的“联盟”^①类似，当时也有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联合的各种组织，或多或少都与“民粹主义者”有关，属于与工人友好



罗莎·卢森堡，1893年。

的、倾向社会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潮流组织，表现出禁欲主义的姿态和完美的理想主义。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所属的一个民粹主义组织1887年对沙皇实施了一次暗杀行动。列宁的哥哥因为参与行动而被处以死刑。卢森堡当时同持这种政治倾向的人一起在斗争中形成的观点，后来使她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发生冲突：国家问题，工人同农民的关系（是从属还是同盟，理想状态应当是什么样？），国家形式问题，党内组织结构问题都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① Bund，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

约吉希斯当时在苏黎世也叫“梯什卡”，像罗莎·卢森堡一样，1893年投身于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组建当中。

卢森堡参与党刊《工人事业》的编辑工作，为《向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国-波兰的社会民主运动的状况和进展的报告》撰稿。在这份早期文献中，她就表明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因为她反对将波兰独立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纲领之一，主要是由于更多地考虑到组织上和内容上的关系权衡：“首先，真的接受有问题的要求会对组织关系产生负面作用。一旦波兰社会党人提出自己的特殊纲领，对德国和奥地利党总部的从属关系就再也不可能存在了。”（W1/1，第23页）这是策略上的考虑；她也 [16] 称之为战略考虑：“当前，波兰无产阶级——不考虑无产阶级共同的民族性——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她指的是俄国、波兰、德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共同的政治组织属于过去，最好也能存在于未来。但是，当前进行的政治斗争只能从当前的现状来考虑，因此，必须提出三个不同的纲领，由三个不同的斗争组织来领导。一个目前要想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之下统一所有三个国家的波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很明显，这样的纲领不会适合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也就是说，这个政

党必须要忽视所有三国的政治环境”（同前书，第24页及下页）。她以这些话批评自己的第一对手：那些将社会和民族纲领统一在一起的人，他们以“社会爱国者”的名字很快成为欧洲极端左翼最喜欢的敌人。

罗莎·卢森堡以这种方式找到评判和论战的路径，同时，她还在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和公法学，这两门学科都是当时社会科学的王牌学科。除此之外，一大家子人也通过书信来参与教育。家里人所担忧的事情——姐姐安娜闹独立、妈妈生病——这个年轻的学者都像透过一层玻璃幕墙一样很快就知道了。这种亲密联系对兄弟姐妹们来说是生活的中心，但是对于罗莎·卢森堡来说只是她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一个侧面，除此之外，还有学术生涯、同约吉希斯的复杂的情侣关系、党的工作……1897年她获得了国家科学博士荣誉，导师是奥地利人尤利斯·沃尔夫教授。沃尔夫教授绝对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觉得这个年轻女孩天资卓绝，支持给她优等成绩毕业。

罗莎·卢森堡的博士毕业论文研究波兰的工业发展。在

- [17] 前言当中，她自觉地阐述道，她的发现，“对西方读者来说，兴趣颇大”，她阐明，对治理国土的政治家来说，“波兰问题只有根据波兰人民的经济生活及其发展趋势”才能“得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有些地方也直接指